

新思潮

要目

一九二九年之中國	潘東周
一九二九年之世界	吳黎平
革命底一個根本問題	谷薩譯
蘇聯與和平	巴比塞
中國教育狀況的批評	柳島生
評郭任遠博士的『社會科學概論』	鄭景
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	王昂
希臘哲學發展之三階段	林非譯
讀『中國封建社會史』	杜荃
二本國家論底介紹	谷薩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俄國革命史	潘文鴻譯
一九二九年中國關於社會科學的翻譯界	君素

第二三期合刊

1929.

1930. 1. 20 出版

ZEN

新 思 潮

月 刊

(二三期合刊)

目 錄

- | | |
|-------------------------|------|
| 1. 一九二九年之中國 | 潘東周 |
| 2. 一九二九年之世界 | 吳黎黎 |
| 3. 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 | 谷修修 |
| 4. 蘇聯與和平 | 巴其島 |
| 5. 中國教育狀況的批評 | 柳島生 |
| 6. 評郭任遠博士『社會科學概論』 | 鄧景昂 |
| 7. 資本主義底運動法則(續) | 王非譯 |
| 8. 希臘哲學發展之三階段 | 林非譯 |
| 9. 讀『中國封建社會史』 | 杜谷譯 |
| 10. 二本國家論的介紹 | 谷修譯 |
| 11.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俄國革命史 | 潘文鴻譯 |
| 12. 列甯小傳 | 谷修譯 |
| 13. 李布克內西與盧森堡之精神 | 李德談 |
| 14. 『政治經濟學』 | 孔德 |
| 15. 『中國勞工問題』 | 孔德 |
| 16. 關於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中文譯著書目試編 | 李德談 |
| 17. 1929年中國關於社會科學的翻譯界 | 若素 |

一九二九年的中國

潘 東 果

- 一，元旦的回首
- 二，工業概況
- 三，交通
- 四，商業
- 五，米荒與飢荒
- 六，財政
- 七，結論

光陰真是快呵！元旦又來了。黨國要人及一切政治上

與經濟上的得意者，在這時候自然要準備提燈，閱兵，通電，宣言，饋贈，卡片等等來慶祝他們一年來的成功與勝利，都要在『繼續奮鬥』或『諸事順遂』的口號之下，來繼續其一九二九年未竟之心願，更繼續發展其一九二九年中的『英雄大志』。

一九二九年怎樣過去的呢？我們不相信任何之漂亮的英雄的宣言或通電，因為這些都只是白紙與黑字。我們只相信鐵一般的事實，這些事實是在那全國最大報紙上所都登載的消息，不加以任何非事實的虛吹。

我不認識別的，只認識事實。因此，我不寫別的，只寫事實。

假使我們還記得，在去年元旦的時候，我們都會讀過『偉人』向我們的宣言，宣言在我們過去一九二九年的生活中，會有如何的安樂，會在訓政時期的『堯天舜日』之下來慶祝昇平的天下。自然，在今天的元旦中，慈愛的『偉人』，還是在同樣的安慰我們。

什麼是安樂生活的基礎呢？我們若想作概括全國的整個觀察，只有仔細的來分析全國經濟現象。我們必要將這些實際的情形搜集起來。予以簡要的披露，才能得出確當的結論。

說到一九二九年全年的經濟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想到一九二八年的末期。一九二八年當所謂北伐軍成功之後，雖然在全國都經過了幾次嚴重的內戰，雖然日帝國主義像濟南慘案那樣嚴重的進攻，但到最後的『除夕』這一天，大家都在希望着『明年必有和平統一的一年』。不獨我們這樣想，當通商海關造冊處稅務司穆爾（Moore）總結一九二八年全年貿易的時候，他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着。

『中國貿易歷經種種困難情形，若他國當之，必至萎靡不振。乃能於最短時間回復原狀，其恢復能力之令人驚奇，從未有如本年之顯著者也。回溯上年，就商人一方面觀之，或可認為晚近中國最不幸之年度，乃甫經一年，海關即有最旺之稅收及貿易可記，真乃令人叫絕也。……自今年剷除軍閥，重覩昇平，全國咸隸屬於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百度維新，日進有功。……去年報告書結束之時，曾鄭重聲明有種種之樂觀，本年果見諸事實。當結束此篇之際，對於前途之信仰心，愈覺堅決……○本年既有如此美滿之進步，是多年以來，至今始可希望中國將來與環球各國重新安然交易也。』

這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政府的稱譽與希望。中國政府元月元旦的宣言，也就將這種前途向全國民衆宣佈。

現在，一年過去了，事實究竟怎樣呢？

二

首先值得我們說的是工業。一九二九的工業狀況，我們若要想找具體的生產統計來說明這件事，尤其是在現在，自然是無辦法的事。我們只能就全年各報紙上的消息，看出幾個要點罷了。

中國是一個產絲的國家，所以絲綢工業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基礎。可是今年的絲綢業總算不幸極了。去年當年底的時候，各處大絲廠都相率的虧本，今年開始的時候，便有好多的絲廠倒閉。以上海為例，前年上海絲廠一百零四家，前年底虧本歇業的達二十餘家。其餘沒有倒閉的，多數都是虧本非常嚴重，由五六萬元至一二十萬元不等。只有很少數的絲廠取得了很少的盈餘。

中國綢業以杭州爲中心，但杭州綢業在過去一年中完全是一落千丈的形勢。據八月十日上海新聞報的記載，當一九二六年時，杭州綢緞業者計共六十家，鐵本機共四千零七架。一九二八年則減至二十五家，鐵本機一千一百零

四架。至最近(一九二九年七月)則僅餘十九家，機九百九十七架。從前有工人十萬左右，現在已減少了四分之二。

所以過去的一年，在絲綢業方面說來，確實在一種非常嚴重的危機狀態中。危機所以發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帝國主義競爭與侵略，而同時中國絲綢不但得不著任何的保護，反而處於中國捐稅的極端壓迫之下。譬如輸入美國絲，華絲飛快的減少，日本絲却迅速的增加。過去一年中，美國及安南政府的新稅則，又給與華絲一個嚴重的打擊。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中國絲綢業遂不得不逐漸走入嚴重危機的狀態中。

希望中國絲綢業走到這種危機狀況的，莫過於日本帝國主義，在過去一年中，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絲業的進攻是非常兇猛的狀態。日本不獨在國際市場之營業競爭上給與中國以嚴重的打擊，並且已經走到中國內地，企圖壟斷中國之繭的收買而根本破壞中國的絲業。譬如六月八日上海新聞報曾有這樣的記載：

『據熟悉日本絲繭界者言，日本絲繭商勢力最為雄厚者，當推片倉日華蠶絲會社。該會社為日絲商片倉等所組織之托辣斯，在其本國專事吸收資本微少之絲繭商，以增加其勢力。對於中國絲繭，更抱巨大之野心。其唯一政策，

擬搶奪華絲在外之銷路，使中國絲廠出路斷絕，不得不聽其操縱。然後造成日本爲亞東唯一之產絲國家，而使中國成爲單純之產繭國家，供給其原料，以便擴張日絲之銷路，壟斷一切。年來該會社爲謀達到前項目的起見，特先在蘇州創辦瑞豐絲廠，以備逐漸吸收蘇浙兩省出產之蠶繭。次在青島籌築新絲廠，預定裝置新式繅絲車一千部，將來尙須逐漸擴充，以作在魯吸收原料之基礎。本年繭市，更進而謀第二步計劃之實行。無錫爲一產繭區域，今年當收繭之時，日本公司買辦網野一布在無錫托華人陳仲行父子出面，代爲租行收繭。日人無端放盤，高抬繭價至八十元以上，較諸本邑繭業協會議決之限盤五十元，竟每担超過三十元。無錫各繭商受此影響，收繭者幾至無貨可收。鄉民不知團體，徒顧重利，所產之繭，十之七八以上，盡爲該日商所收。各繭商不覺大起恐慌。』

這裏我們可以顯明的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絲綢業的進攻，並且這種進攻已經有了很大的結果，助長了中國絲綢業的危機。

中國資產階級對於日帝國主義這種進攻，完全沒有表示任何積極的反抗。出於一般『愛國志士』口中的，僅只是一些『提倡國貨』的宣傳。政府方面，同樣只有提倡國貨的

命令，而沒有幫助本國絲綢業的實際行動。政府不獨不能抵抗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絲綢業的進攻，反而以苛捐雜稅來更增加中國絲綢業的負擔。譬如八月十號上海新聞報關於杭州絲綢業的通信，說：

『捐稅方面，一爲原料，一爲出品。綢絲捐額，在去年四月起，突增三倍，而原料方面，則屬於天然絲者，則絲捐，繭捐，疊床架屋一增再增。屬於人造絲者，自關稅更張後，亦突然飛漲……』

政府雖然接着了許多關於減輕捐稅之呈請，但都在『事關國稅』或『軍需孔急』的名義之下——的被批駁了。重重捐稅的增加，遂使全國絲綢業很『穩定』的走向嚴重危機中。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的末日。

值得中國資產階級特別喜悅的，便是紗業確實有了些微的進步。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上海紗廠的擴充，锭子的增加，並沒有任何紗廠虧本或倒閉的消息。但是若要找出許多非常顯明的事實，這在目前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所謂進步都是非常微弱的。

中國紗廠（說穩當些：上海紗廠）之些微的進步，絕不是超過了或削弱了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紗業中的統治，相反的外國資本仍然是更加擴大了他的勢力。上半期因爲抵制

日貨的關係，日本紡紗廠多半改紡細紗（細紗中國廠不能紡，故難於抵制），而使中國紗廠得以大紡粗紗。據五月三日上海申報的記載：

『本埠日商紗廠，近鑒於華商之努力，遂變更目標，將粗紡改為精紡，趨重於四十支以上細紗。聞豐田紗廠近復將四十支停紡改為四十二支股線。統計本埠各日廠製造四十二支以上之細紗，每月可六千包之多。』

在粗紗的生產方面，固然中國紗廠有些微的進步，但日本紗廠在細紡方面的進步，比較中國紗廠實超過得多。可是，所謂中國紗廠的進步，僅只偏於上海的一隅。至於北方紗業的狀況，却完全一種相反的現象。天津大公報上說：

『自上年迄今，南方紡織事業，獲利甚豐，大有否極泰來之象。乃天津各紗廠則仍奄奄無生氣。惟其致病之由，不止一端，而尤以天津乾果稅局之重稅，（每担棉花到津，須稅洋二元六角）最足制紗廠之死命，自有此苛稅以來，津廠製紗較之南方紗本，每包須加重十元上下。』

結果，仍是由於苛捐雜稅的恩賜。

輕工業方面，還有北方的麵粉事業也值得特別提出。這裏，我們只要五月十日天津大公報的消息，便可以將整

個情形完全看出來：

『近來天津輸入貿易幾盡爲麵粉，每日進口者約達數萬擔不等。計自本年一月一日起至五月八日止進口麥粉已達二百零六萬零三百七十三擔，約值關平銀一千餘萬兩。據調查，現在各貨棧所存者幾盡爲麵粉，計現存粉共約二百二十七萬袋，內上海粉佔五十五萬零四百袋，上海次粉四萬零七百袋，北美粉六十萬零四百袋，南美粉十六萬五千袋，日粉十七萬袋，哈粉一萬袋，塘沽存七十三萬袋，又五六七三個月定貨未到者，尚有一百二十二萬袋，較去年激增數倍。外國麵粉輸入激增原因，由於價賤，兼以只納麥粉特稅一角，即可暢銷內地，因之本國麵粉不能與之競爭。又聞經售外國麵粉者本年獲利甚鉅。而近年來津市百業蕭條，無不賠累，只麵粉一項獲利。每年漏卮數千萬兩之鉅。民食前途，殊可憂也。』

據另一消息，天津每月共銷麵粉一百五十萬袋，其中屬於中國之麵粉只三十萬袋，佔五分之一。美國麵粉計八十四萬袋，佔五分之三弱。日本麵粉三十六萬袋，佔五分之一強（天津大公報六月七號），帝國主義麵粉既然這樣佔強，中國麵粉廠只有繼續退避三舍了。

在重工業方面，說不上任何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因

爲根本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重要的重工業。撫順煤礦有相當的擴大，但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工業之進一步的統治。

但無論如何，却有一種屬於中國的重工業，在過去一年中是非常發展的，這就是軍事工業。全年不斷的內戰，對於其他工業是很嚴重的破壞，但對軍事工業確有極大的幫助。漢陽兵工廠在開始屬於桂系的政權統治之下，在醞釀進攻南京的準備中，自然非常努力擴充生產。桂系失敗後，全國內戰的形勢並未減低，南京政府同樣繼續努力。上海兵工廠及龍華分廠，於四月初特別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出品，直到現在仍然孜孜不息。東三省在反俄的旗幟之下，今年公開的向各帝國主義購買大批的製造槍砲的機器與原料，使奉天兵工廠加數倍的擴充。河南鞏縣兵工廠，同樣經過馮玉祥之很大的努力，也有相當的進步。馮玉祥失敗以後，鞏縣的兵工廠固然受了很大的破壞，但因軍事上的需要，直至今天，依然處在加緊擴充中。廣東在今年發生三次大戰爭，自然必然要大加擴充，晝夜不停的趕造殺人機器。山西雖然在一個比較和平的形勢中，但關於其兵工廠工作的成績，確實使我們非常驚奇。譬如六月七日東方日報上的消息：

『晉軍械彈，向仰給於太原兵工廠。該廠成立以來，已有三十一年，近乃大擴充。內設四處，一所，十七分廠，職工約一萬一千餘人。舉凡各種槍礮彈，以及零星軍用物品，均能自製。且械彈出品甚多。除已存儲於軍械廠者不計外，每日出品，至可驚異。雖不及東三省兵工廠之雄大，然較之其他如德州鞏縣等兵工廠，則設備上應屬最爲完善者也。倘遇戰事，所有軍火足敷晉軍一年之用。』

還有許多關於這類事實的記載。譬如關於廣東石井兵工廠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香港工商日報上曾這樣說：

『石井兵器製造廠，成立至今，已有二十餘年，其廠內工作，向有一定時間之規定。最近因發生戰事，各軍紛紛領給槍械子彈出發，總指揮部昨特令飾該廠，加開夜工，趕製槍械，以資應用。該廠奉令後，已由昨十六日起，轉飾各工人每夜加開夜工四小時。黃廠長爲鼓勵工人起見，日間親自督工云。』

這些事實，證明軍事工業確是發展的。從奉天一直到廣東，無處不在終年加緊製造殺人機器的時候，這就是整個中國政府所最努力的『增加生產』，和值得誇耀的所謂『建設』，也就是一九二九年中國工業中之最顯明的唯一的『勝利』。

三

現在來說一九二九年的交通。主要的分鐵路，航業，航空，三方面敘述。我們還是要找這些鐵一般的事實。

現在我們首先說平漢路的狀況。在過去一年二月間，當時全國還在一種『統一』的局面之下，應該是很昇平的情形。但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各報所載的鐵道部長孫科致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總司令的電報說：

『查該路自去年六月起至本年二月上旬止，計八個月零十日內，共收入客貨運費八。九七五。四一五元，連同一切附加捐項及雜項收入，共計一一。一七九。二六六元。平均計算每月客貨收入，共爲一。〇七七。〇四九元，每月總收入爲一。三四一。五一。再查在此期間，總支出一二。九五。二九〇元。收支兩相比對，已短收一百七十七萬餘元，皆由該路局向來往銀行透支填補。但現已透支項額，無法再借，而此期間之支出，如薪餉方面，已積欠四個月未發。在材料方面，除煤斤欠款不計外，一切工程修理，亟待舉籌者，計三百五十餘萬元即以協餉而論，久屬強弩之末，曷嘗能照原定百二十萬之數撥付。在軍事當局方面，則坐催強索，而路局方面，久已羅掘俱空，殺雞求卵，終亦兩敗。然此種種，就冬季旺月而言也。茲據該局

長呈稱，春潦潮發，轉瞬即屆，非速籌三百五十餘萬修換該路橋樑鋼軌枕木等項，則行車往來，將發生極大危險，此項緊急工程經費，急待籌撥，倘仍依照原定協餉之額，強行提撥，出入不敷，豈能無中生有！即令全路人員枵腹從公，不發薪餉，而工事失修，亦必至交通斷絕不止。……』

照這個電報看來，平漢路每月收入只一百三十餘萬元，但我們在一九二四年的時候，每月平均收二百四十餘萬元，相差至一倍之多。這還在二月間全國太平時候的情形，若以五月間的情形而論，則要更壞。據平漢局長劉繼臧的談話：

『平漢路原共車輛四千餘，現在除各軍扣去外，只剩一千四百輛，能用者僅四百餘輛。民國三年路款收入，三千八百萬元，現在南北兩段，僅日收二萬元。每月開銷須百餘萬元，收入不過六十萬元。救濟法：一，希望各軍放還車輛，每月以收入之半整理路政。二，發公債，如辦不到，則向美借款一千二百萬元』（五月二十一日上海申報）。

平漢路在今年特別受了內戰之最大的恩賜，受了基督馮將軍之特別發出的上帝之愛，全路經過了空前大破壞，

又加以壞破以後，繼以不斷的軍事。在馮玉祥宣布出洋之後，平漢路方幸其可以和平過幾天，不料曇花一現的和平，馬上又有了對宋哲元石敬亭的軍事。以爲討馮軍事終了之後，大概可以有一個真的和平，不料前方還沒有結束，而活佛唐生智又由『同志』變成了『唐逆』，平漢路又做了他們作戰的工具，直到今天。依舊尙在破壞中，這樣看來，平漢路受了這樣衆多的『三民主義忠實信徒』的寵愛，在這破壞之神的統治之下，渡過了一九二九年。

隴海路津浦路是同樣的狀態。平漢路比較好些，但最大部分的機車至於今還扣留在國府委員張學良同志的關外，使關內機車短少到最低限度。廣東的鐵路同樣是作了戰爭的工具。南潯鐵路，經過許多次數的整理，現有的收入可以歸還日本帝國主義的債務，總算可以使中國不失『國信』於人。滬甯鐵路，滬杭鐵路，比較要算全國最安全的，雖然時時都受些改組派官僚之陰謀鬼計的破壞。

我們再來看看航業。

航業在中國經濟上的作用自然是非常重要的。關於一九二九年的中國航業我們目前雖然還沒有全國範圍內的統計，但我們以上海爲例，確已有了關於上半年的材料。下表是根據海關日報所編成的，如下：

最近半年以來輪船進出港口岸噸數的百分比統計

1946年11月至1947年5月

中國貨	英貨	六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1946)	(1946)				
總	325,253	345,935	378,693	452,009	489,517
日	467,225	285,450	517,100	307,279	433,435
中	354,235	393,495	309,115	396,907	211,990
美	143,811	105,171	114,474	175,351	145,191
荷	35,570	25,106	34,381	21,917	21,171
法	41,715	37,440	62,049	80,305	87,165
丹	40,345	60,118	1,293	17,748	12,537
蘇	11,375	16,892	13,353	26,103	16,935
德	51,179	46,977	17,251	37,357	53,455
德	95,700	49,069	47,415	51,593	71,515

照上表看來，出入三座口岸的中國輪船，在數量方面，最近半年中雖然比五黃四期已才，(五黃月)則更形縮短，經過中列的有英國，日本，美國，挪威，瑞典，蘇聯。這些數據和數字上這樣表現的，我們的第一為二為解釋一為二八之比例和比較，即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輪船在全部以中國為數量中的比例是極低極低的，且從增多的是在